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猫语之好运故事

当代世界，作为宠物的猫大有被神话的趋势。凡是对养猫者不以为然的表达，都是不知个中趣味的表现。“铲屎官”是一个被欣然接受的称谓。

人对动物的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有时候真的有一种亲人般的呵护冲动。记得有一次在公园散步，看到一位小伙子正在认真地给一只猫喂食。闲聊中知道，他经常会来到这个公园的这个位置，喂同一只猫吃东西。我不禁感慨，这只流浪猫真有福气。那位小伙子则很认真地纠正道：它不是流浪猫，是公园猫。这样的强调，以及其中的尊严感，让人感叹。

猫会叫，更会使用肢体语言，而且它的行为举止无不具有传递信息、表达感情的作用。猫无一技之长，它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呵护好跟主人的关系。但也有时，人类会想象般地演绎这样的故事：一只猫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一只猫可以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。猫作为文艺题材，或是故事元

【名著识小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韦小宝撒谎九实一虚

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里说贞观十三年，唐太宗寿终被鬼差拘到地府，崔判官给他添了两笔，将贞观一十三年改成三十三年，觉得庆幸又好笑：地府判人生死，如此儿戏。当然后来才知道，这种判官徇私的戏码，《聊斋》《阅微》里也多得是。

可问题是，贞观这个年号，它不是一十三年，也不是三十三年，它是二十三年呀！史书上写得分明：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（649年7月10日），李世民驾崩于含风殿，享年五十二岁，在位二十三年，庙号太宗，谥号文皇帝。崔判官帮他改年龄，是不是过头了？盲猜一下，地府反腐，发现这个问题，但此时已经到了贞观二十三年，只好将错就错，立即引渡太宗？都说京剧是国粹，京剧的特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学生为何厌恶写议论文？

作为评论员，特别讨厌一些营销号推送的“某某媒体高级词汇替换”，将大媒体的评论文章文字进行拆解，生吞活剥，总结出一些“高级词汇”，让写作者去模仿，什么将“满意”替换为“欣喜于”，“不满”替换为“困惑于”，“缺乏”替换为“匮乏”……这种舍本逐末的肢解式文字技巧，毁了中学生的表达，让学生们厌恶写作。很多学生对议论文的厌恶，就是从这开始的，不是自然舒服地说自己的话，而是套别人的话才显得高大上，窒息了学生的观点表达欲望。

话语是在有机写作中生成的，读书中积累的，思想中涵养的，而不是找几个高大上的词“现成替换”。再好的语言，也经不住这么“替换”，所谓高级词汇，很容易就成套话、空话了。有些中学生的作文八股泛滥，语言腐熟，就是不少这种所谓“写作技巧”带来的。今年高考某地所谓高分作文，满纸“替换式高级词汇”，语言整容化、替换化、造作化，缺乏清新自然之气，可能就是深受这种套作文风之害。如何学习媒体的时评文章？鸡蛋好吃，不是把鸡蛋打碎去研究它，而要研究下蛋的鸡是如何积蓄营养的。要学习评论员的写作和积累方法，而不是把他们的文章进行肢解，大块八块卸成“高级词汇”，让学生去套作填空。

我一向认为，作文和评论是思维的产物，而不是文字的产物，文字是思维的结果，思维被热启

动了，文字自然源源不断，否则就是编、憋、挤。套路说明什么？说明思维根本没有启动，而是把一个各好的、僵化的模式套上去，与题目完全是两张皮。

包括中学作文的写作，整个过程都是批判性思维所驱动的，观点是思维的产物，表达是思维的产物，有清晰的思维才会有清晰的表达，没有“我想清楚了，但就是表达不出来”这回事，表达不出来就是思维还没有畅通，批判性思维还没有让观点贯通。标题、开头、结构、选题、由头、语言、结尾、判断、论证、逻辑，无不是由批判性思维所驱动。

批判性思维能让写作教育破除那种“动作分解观”，用整体思维去贯通连续的写作过程，避免把文章肢解开来讲。因为一个人自然的写作过程，就是把评论文本当整体看待的，不会对“动作”进行分解，不会离开整体的思维去孤立考虑标题，思维贯通，在整体中讲结构、标题。作文教育传授的不是一个个“知识点”，不是动作分解的套路，而是用思维勾连起来的、能创造新知识的网络。

【如是我闻】 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“亲密无间”的不适

多年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，在科隆认识一家人，由于他们的儿子曾经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交换过一年，我们的谈话自然提到中德生活的不同。“我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亲密关系，包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。”小伙子对我说。回国之后，我自己也常常会受到这点。有时在超市排队，后面的人一直紧贴着我，我总是跟他或她：“您先来。”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们总是奇怪地看着我，毫不客气地接受后，赶紧去挤我前面的人去了。

后来我还发现，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计划，也没有计划的习惯，因此我必须时刻准备笑脸相迎那些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莅临者。同事有时会不请自来，理直气壮地坐在办公室里闲聊。学生在我的办公室也不“见外”，在书架上寻找他们希望需要的书。好像他们真的跟我“亲密无间”。疫情期间去任何地方都得“报备”，这确实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时间。

没有任何隔阂的“亲密无间”，常常令人窒息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碾压过甲骨的车轮

《收获》在每年的第4期或者第5期，都会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，也会以一部著名作家的新作压轴。2020年是王安忆的长篇《一把刀，千个字》，2021年是李锐的长篇《囚徒》，2022年是王安忆的长篇《五湖四海》，而刚刚出版的2023年第4期，压轴的是迟子建的《碾压过甲骨的车轮》。

巴尔扎克说过，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读迟子建的小说，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
这部中篇小说五万字，是迟子建钩沉东北历史的第三篇小说，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的失散为切入点，故事发生地是东北重镇旅顺。小说充满魔幻与悬疑推理色彩，一条线索是奔腾的历史，一条线索是处处危机的现实。小说讲述“我”的身居高位的公公入狱后，家道一落千丈，“我”开设影楼，生意萧索。某日，外出赏樱花的丈夫李贵没有回家，而是留下新设的邮箱与一封邮件，说他与一个收藏甲骨的老人结伴，寻找祖上那对马车轮去了。据说，那对马车轮曾经碾压过著名收藏家罗振玉被哄抢的甲骨，自此携带了诅咒与厄运，在夜幕下发出低沉的咆哮……丈夫自此行踪杳然，偶尔的邮件IP地址飘忽不定，马车轮的魔幻故事却在继续延展，“我”常常来到罗振玉旧居所在的那条街，情感陷入漂移……那对魔性的马车轮竟然被运回家里，作妖作怪，无法左右……失踪与死亡接踵而至，被遮掩的真相是什么？以为已经切近了真相，却又离得更远，如同迷雾中的人性与人伦。

就一部五万字的中篇小说来说，显然这部小说试图容纳的内容更为庞大，小说以四个乐章命名，非常诗意：奏鸣曲、变奏曲、小步舞曲、回旋曲。对罗振玉、王国维这些在激荡的历史中显赫过的人物，他们的纠葛，作家似又在抚摩历史褶皱时，拨开种种冲突的结论，有了别样的精神解读。而那对碾压过罗振玉家被哄抢遗落的甲骨的马车轮，辗转迁徙于不同主人，愈发神奇魔幻。迟子建说：“如果要问我小说中写的最动情的点在哪里？我会说是那只碾压了甲骨的马车轮，我给它装了一颗心，所以它在小说中不仅仅是道具。当我的笔触伸向它时，会有飞翔的感觉。”



飙升的高温、闷热的医院、狭窄的过道，大部分人在诊室外面一边等叫号，一边刷手机，也有人窃窃私语。只有一个小男孩手捧一本书，神情专注，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，忘了周遭的嘈杂……

图/文 朱银芳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食材会说话

在《冷热仙草》一文里，作者吴敏说了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

在宜兰，有个摊贩阿永叔，卖的仙草冰广受欢迎。很多人都明白为什么他的仙草冰比宜兰许多商家卖的都好吃，他不吝分享秘诀：由于气候和土质的不同，宜兰栽种的仙草品质不及关西，所以，他得专程从关西把仙草扛回来。当地居民表示，关西仙草的

种苗是客家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上百年来未曾听说有哪个地方的仙草能与之相比。

关西距离宜兰非常远，必须辗转搭火车、汽车、卡车、牛车，还要走很长的山路，弯来绕去才到得了。然而，为了追求与保持食物的好品质，阿永叔不肯“就地取材”。他不辞劳苦、舍近求远的坚持，给他带来了永远的好口碑。

我在新加坡认识一名来自哥伦比亚的主厨史密斯，他有一道菜，以香蕉为食材——把香蕉捣烂了，糅合糜烂的芋泥，裹着新鲜带子油炸而成。他一向只用产自哥伦比亚的香蕉，因为那股特殊品种的香蕉有奇异的香味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便不厌其烦地从波哥大将香蕉空运来，花费不菲。有一回，飞机延期，他只好改用本地香蕉，然而，有熟客一尝，便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怎么味道不一样啊？”史密斯苦笑说：“瞧，厨师可以嘴食客，可是，食材是会直言不讳的。身为厨师，绝对不能滥竽充数。谨记，宁缺毋滥啊！”

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、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、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

